

性行部

勇敢 勇力 精敏 聰察 遲鈍 疑感 遺忘  
錯誤 儉約 奢侈 愚拙 姦邪 諛佞 滑稽  
嘲謔 譏誚 讒毀 分謗 傾陷

爭文別集

1 如<sup>3</sup>  
164/60  
0.34





利  
268  
34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八

性行部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勇敢 勇力

羣書要語仁者必有勇語十四見義不為無勇也語一勇者不懼十四盡客氣也注言非勇定入撫劍疾視曰彼烏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孟子賈余餘勇左見小敵怯見大敵勇光武紀勇力拔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也超踰躍也投石舉石以投擲也吳都賦注力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八

五十二

尤憾其弱列子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列子力扛鼎手搏熊羆猛獸吳太子傳批熊碎掌拉虎摧班七啓攫矣執猛破堅摧剛張平子南都賦力盪海而拔山文選握鈎伸鐵撫梁易柱鹿山隱書

詩句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歐公老喪丈夫勇韓鄭子喜談兵魁然萬人敵荆公

古今事實

古之勇者

卞莊子之勇語十四孟賁之勇勇士許少施巧古捷人秦成力折古壯士也見西都賦

四十不動心梁卷之十八

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公孫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一挫若捷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自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禍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禍夫

養勇無懼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夫三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千萬人吾往

昔者魯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

不縮雖禍寬傳吾不憚焉自及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如尊乃勇

漢王尊為東平相時王以至親不奉法度尊謁見王大傳王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以尊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色變意欲格殺尊即好謂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侍郎曰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大為尊屈

奏效鑿骨

高開道有疾族在頰名醫出之乃鑿骨置藥其間骨裂寸餘竟

出其鏃開道奏效進膳不輟

唐高紀

石敢當

五代漢高祖劉知遠為晉高祖押衙潞王從珂反唐愍帝出奔晉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椎侍晉祖虞變晉祖與愍帝議事帝左右欲兵之知遠擁晉祖入室石敢格闖死知遠以兵盡殺愍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

射日斷蛇以下係勇力

堯時羿射十日繳大風殺窳窳斬九嬰射河伯斷修蛇禽封禪淮南子注

手裂虎兇

惡來有力手裂虎兇

秦紀

夸娥負山

夸娥氏有神力，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

二桃殺三勇士

齊景公畜勇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乳虎，聞晏子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見公，請去之。公乃使人觀之。二桃令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接曰：「接一搏，特狷，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却三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君濟於河，鼉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是時也，治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鼉而殺之，左操馬尾，右挈鼉頭，雀躍而上。人皆曰：『河伯也。』治子視之，則太鼉之首也。若治之功，可以

食桃而毋與人同矣。三子耻功不逮，而自殺。古冶子亦自殺。晏子春秋

螳臂能勇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御者曰：「虫知進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勇力矣。」於是回車而避之。由是勇士歸。韓詩外傳

投石拔距

漢甘延壽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倫。嘗超踰羽林亭樓，投石以石投入也。拔距者，人連坐相把據地以為堅，能拔取之也。

折鬪牛角見牛門

空手搏熊

...

廣陵王育有勇力嘗於文帝太子思賢死別園學格能後遂能  
空手搏之莫不絕脰西京雜記

負薪絕力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身長八尺餘絕有膂力以負薪自給里人  
號為一谷柴晉祖因出獵行德方入城鬻薪見其魁岸所負之  
薪令左右數人不能舉壯其力留帳下後至節帥談苑

三十將兵

唐李英公勸嘗言我年十二三時為無賴賊逢人即殺十四五  
時為難當賊有所不愜者殺之十七八時為好賊上陣殺人三  
十領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也

古今文集

雜著

倡勇敢

蘇子瞻

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不變者有見虺  
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  
間閭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  
心翻然其色勃然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  
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不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  
性而忘其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  
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  
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

原力

以下係勇力

劉禹錫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紆迹之于傳傳吏適傳呼曰乘駟者方  
 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器之謂且  
 為瓜土獻言于上有旨趣于京師頃其至則乞焉五輩咸頌其  
 體毅其容動睛睜如曳趾岌如顧瞻遲回飲啜有聲泗濱守臣  
 由將授也詆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  
 傍如無人中若有馮有邊舟如沿者扶輿如飛者綯鍵如麻者  
 開兩弧而脉不償者展巨石而齋如流者異哉果以力駭世而  
 聞于上也異日話於儒家者流有客悻然自奮曰斯誠力矣上  
 之不過夸胡人而戲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振袍服我之力  
 異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社以威用之可以繫六羸  
 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稚於匹夫然由驛其駢骸其食

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滿其輪鶴其畫矣予誥之曰彼之力  
 起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  
 乎而言則子之力大矣時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大小迭  
 用曷常哉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子不能齊也客於邑垂涕  
 漬劉子解之曰屠羊於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於山俟知於獨  
 見也貪日得鼓則刀利要歲計而韞積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  
 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我與歟

等子本昂子

程泰之

今衛士肩駕清道者其著籍名為等子誤矣東方朔傳夏育為  
 昂官顏縉注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昂今殿前舉昂者也然則今  
 之衛士以力選而誰何犯蹕者當為昂子不應為等子也若謂



等為差等之策而取其軀幹中不寸則凡今軍人不以長短率中等乃得刺補何以獨此曹名聲乎也演繁露

**精敏**

聰察 遲鈍 疑惑 遺忘 錯誤

**屋書要語**

文理密察

中庸

**聰察明察**

秋毫

孟子

苛察繳繞

察見淵魚者不祥

列子

吹毛求疵

中山靖王傳

**遲鈍**

臍無及

莊六

**疑惑**

中心疑者其辭枝

易係

遇用之吉

羣疑亡也

易

汝則

有大疑謀及卿士

洪範

蓄疑敗謀

周官

河冰合須狐聽而行

記

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稱狐疑

漢文紀注

羣疑滿腹

衆難填

諸葛亮傳

積滯群疑

渙然冰釋

北史儒林傳

**遺忘**

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

魏文紀注

**詩句**

宥觀騁精察

離婁豈不明

子野豈不聰

孟

**遲鈍**

臨事

迂

回種種遲

后山

**疑惑**

撥蜂城天性拾塵貳孔顏

陸士衡

**遺忘**

尋

前顧後失得二念十忘

杜

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

**錯誤**

仰面

貪看鳥回頭

杜

不知幾州鐵鑪此下大錯

坡

**古今事實**

**事用繩墨**

諸葛武侯所至營壘井竈園囿藩籬障塞皆應繩墨

一月之行

去如始至

**履展得任**

郗超曰吾嘗與謝玄共在桓公府備見其才雖履展間亦得其任

**竹頭木屑**

陶侃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辭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前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一裝船其縮理微密皆此類

屬辭敏贍

梁宋昇為散騎常侍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勅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議詳斷填委於前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間諸事便了

目覽耳聽

宋劉穆之內揔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交受

五事隨舉

隋劉炫眸子精明視目不眩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霹靂手

唐裴琰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命書吏數人連紙須臾剖斷立畢時謂之霹靂手

啓其告許

趙廣漢為潁州太守教吏為鉅曹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託以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家家結為仇怨吏民相告許廣漢得以為耳目

知守令事

北齊邢邵字子才為西兗州刺史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

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知所以

遣人察事

李輔國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不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按唐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詞事謂之尋事

佩弦自急見佩門以下係遲緩

見事遲

范雎與秦謁者王稽入秦逢丞相穰侯行縣雎曰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我且匿車中穰侯至勞稽因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俱來乎稽曰不敢即別去雎曰穰侯智士而見事遲疑車中有入忘索之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

車中無客乃已

識性遲速見解字門

遲頓

翟方進傳號遲頓不及事

疑竊鈇

人有亡鈇意其鄰之子視其行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得其鈇他日復見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列子

海鷗不下見鷗門

曾參殺人

三人言虎

一國三公

晉獻公使士蔿築蒲屈未就公子夷吾以告公怒士蔿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史記

孟賁狐疑

漢蒯通說韓信曰隨斯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計誠知之而決不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蠱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走子墨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雖有舜禹之智嘿而不言不如瘖子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

明珠闇投

鄒陽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眦

盆中蛇影

見飲酒門

病忘

以下係遺忘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音望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曾有孺生能治之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注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列子

善忘

元帝為太子體不安忽忽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娛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疾復乃歸漢書

壯而迷忘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

以為黑饗香以為臭嘗耳以為苦行非以為是

小忘大忘

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徒宅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為誚事其君樂須更而忘終身之憂家語

誤對忘諱

石勒治門門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翊問走馬入門為何人翊惶遽誤對忘諱曰有醉胡乘馬馳來即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可與言

卿自難記

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乃曰卿自難記若遇誰

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國史纂異

忘其前語

漢師舟會有上書言古者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故貧宜改幣上以問舟舟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難卒變易舟老人忘其前語

忘記還家

北齊劉臻位儀同性惚恍耽經覃思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臻住城南訥住城西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回家從者謂臻欲還家於是引之而去既叩門至尚未悟謂至訥家乃大呼曰劉儀同可出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子曰此是太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

無意吾欲造劉訥耳

忘記易帽

客有造胡文恭宿者具公服鞞版而忘記不易帽胡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終未嘗色動呂氏家塾記

狀忘書名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別錄

誤書舉燭

見書問門以下係錯誤

唱名誤字

東漢王愔典選令史唱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深自呼其名愔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

書馬恐誤

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畏雖抱皆如是

誤筆為蠅

見書問門

誤達空由

見書問門

聚鐵鑄錯

羅紹威帥魏博以牙軍驕恣盡殺之由此勢弱為梁祖所制乃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鑄一箇錯不成也

古今文集

儉約奢侈

君書曼語儉德之恭禮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占卦節以制度不復財不害民節卦儉不中禮詩唐風禮與其奢也寧儉語儉則固語昭其儉也昭三寶二曰儉老子奢侈奢則不遂語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左

**詩句**腸肚習黎覓韓衣故有懸鶉杜奢侈肯隨胡質嬌方惡馬融奢柳自古幽并重豪俠只應行樂費黃金歐

**古今事實**

怒拔園葵

昔公儀子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前董仲舒傳

公孫布被見被門

**一錢不貸**

王符傳寧見耗費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朽食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然望於家細人謗譏於道

燭下散籌

司徒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卑衣後更責之償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浴下無比契疏執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等許家貲

賣李鑽核見李門

**食有三九**

庾杲之清貧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即貧食常有二十七言三九也齊書

一食二九

魏季崇家富而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季元祐曰季令公丁食十八種謂二韭十八世說

自繫衆鑰

吏部侍郎張九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周太祖紀

數米秤炭

常莊性慳數米而炊秤炭而爨唐

爛菜去毛

見燕會門

舊青幃

袁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大夫人不幸

時家貧木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敝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復棄也斬者愧之

無地起樓臺

處士魏野贈寇萊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見投贈門及上即位比使至賜宴兩府預坐比使歷視坐中間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吝丁謂使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無南夏非人即還政要

一麪一飯



杜正獻公衍食於家惟一麪一飯或美其儉曰其本一措大客位壽福冠冕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爲措大何以自奉

食不適味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侯鯖錄

費與事稱

范文正公仲淹嘗自言曰吾每夜就寢爲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書所爲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無復愧恥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枕

貴亦尚儉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令公受俸若此雖自奉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不能頤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爲奢已久不能頤儉必至矣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聞見錄

既貴而儉

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沂公相留云喫飯了去飭子弟子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饜頭饜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韓莊敏遺事

貴不忘貧

范文正公既貴常以率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其旨未嘗充也今而得享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以蚤世吾之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遺事

漿酒藿肉以下係奢侈

鮑宣疏曰陛下多賜董賢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注視酒如漿視肉如豆藿

金為彈丸

韓嫣好彈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之語苦饑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至丸所落便拾取焉西京雜記

人乳飲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襦以手擎食蒸飴肥美異於常味帝恠而問答曰以人乳飲帝甚不平

兒口承唾

符堅從兄朗初過江常與朝士燕時賢並用唾壺朗欲誇之使小兒跪而開口唾而舍出裴景人晉書

蠟新錦帳

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純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府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綉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粉澤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

15

步障五十里以蔽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嘗以珊瑚樹賜愷高二尺許枝柯扶踈愷以示崇便以威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曰不足多恨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恍然自失

水碓三千

石崇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水碓三千餘區他珍寶貨賄皆稱是

玉鳳金龍

晉元保奢侈嘗云石崇庶姓猶能畫卯雕新元保窻方以玉鳳銜鈴金龍吐旛洛陽伽藍記

勝妾數千

陶侃勝妾數千家僮數千珍奇寶玩富於天府  
日食萬錢 見食物門  
象檀造床

象檀造床

梁魚容性侈靡車馬服玩皆窮一時之麗嘗以象齒檀沉造一眠床四面週匝皆用銀鏤金花寶鈿四脚別以金蓮花捧琥珀龜背肩床脚也 六逸清談

杯羹三萬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銀錢二萬雜珠玉貝黃朱砂煎汁為之過三煎即棄其滓 括異志

胡椒八百斛

肉障遮風

見貪濁門

楊國忠冬月選婢妾肥大者列行於前令遮風謂之肉陣同上

器皿極奢

安祿山起第既成其幄帶器皿克剏其中有帖曰檀床二皆丈  
濶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厨廐之物皆飾以金  
銀金飯甕二銀陶盆二皆受五斗織金絲筐及箴籬各一他物  
稱是玄宗紀

金銀疊屋

唐王元寶以金銀疊為屋以銅線穿錢繫花徑中貫泥雨不滑  
時名為富窟開元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  
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時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  
四海身衣七綈足履革鳥以膏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縑  
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  
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  
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剏官人簪瑋瑁垂  
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恠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  
作排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  
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  
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

事文類聚別身 卷之十一  
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紙破銘 見衾枕門

司馬君實

訓儉文

同前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故服垢敝以矯俗于名但順吾性而已眾人皆以奢靡為勞吾心獨以素儉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遂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而儉相詬病嘻異哉近世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

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自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有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厨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弟子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歎曰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大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直崇遣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于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果有故就故酒家之

觴上以其無德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且小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果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責奢既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呼太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慾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慾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德之共也奢則多慾君子多慾則貪慕富貴枉道迷禍小人多慾則多求妄取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

卿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饁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桓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饜魯朱弦山梁藻稅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鮑知其及禍及臧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王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後冠一時然以功業失人莫之非子習其家風今多窮其餘以儉立名以後自敗者多矣不可徧舉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所知前輩之風俗云

儉德帖

朱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年來衰病多因飲食過度以致近覺肉多為害尤甚自丁巳正且以往早晚飯各不得過一

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餉如是菜羹熟水下飯即肉餉不得  
用大椽只用菜椽大小一般晚食尤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寬  
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庶幾全在盡年儉德避難之乃上策等  
如有愛親之心切宜深體此意

律詩

書懷

白居易

吉凶禍福有來由俱欲深知不欲憂只見火光燒潤屋未聞風  
浪覆虛舟名惟公器無多取利是身災合少求唯異匏瓜難不  
食大都只足便宜休  
雜著係奢修

戒奢修係奢修

柳玘

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賈氏女歸請白王工貨一釵奇巧  
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爾豈於女惜但一釵  
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  
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  
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為賈相餽門人最密  
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  
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意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  
皆遭禍噫王以珍奇貨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  
不知恩權赫勢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止其  
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憾獲善門客  
於墻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

端

事類彙編

卷之十八

二十一

後書堂梓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八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九

性行部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愚拙

羣書要語下愚不移語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同上

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漢書愚而好自用禮哲人之愚詩拙巧詐

不如拙誠傅子

詩句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杜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坡

拙用拙存吾道杜本欲將勤補誰知弄巧成杜謀身拙為安蛇

事類彙編別集

卷之十九

愚



足韓渥

卷之十九

德壽堂梓

古今事實

回如愚新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柴也愚

子曰柴也愚參也魯

邦無道則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愚公移山

北山愚公年九十欲平太行王屋二山或笑之愚公曰我死有

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告之於帝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列子

晁錯愚

楊子或問晁錯曰愚

屠龍無用以下係拙

宋評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以學屠龍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莊子

拙於用大

莊子曰夫子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藥者世以泝泝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為泝泝統不

事之類聚刊集

卷之十九

一

德壽堂梓

過數金今一朝為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  
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  
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澣統則所用之異也

畫蛇添足

昭陽為楚伐魏移師攻齊陳軫與齊王使見昭陽曰有祠者賜  
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謂  
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  
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  
子安能為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令公攻魏破軍殺將又  
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為蛇足也昭陽乃解軍而去歸

拙於用多

潘安仁閑居賦序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  
書之題於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昔和長輿之論  
茶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證方今俊  
又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

拙於用長

周弘叔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世說

古今文集

雜著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  
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

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一二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  
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  
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  
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  
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  
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  
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  
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抵石大舟不可入  
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  
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  
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

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  
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盍萬類清瑩透徹潄鳴  
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能不谷於俗亦頗  
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  
則泯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  
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愚齋記

唐子西

元符三年洛陽蘇公通守南隆治書室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  
愚而屬其為之記某言於公曰愚有等級公將安處也有顏子  
之愚有高柴之愚有甯武子之愚揚子以是錯為愚柳子厚自  
以為愚顏子之愚老子所謂盛德者也高柴之愚中庸所謂不

及者也。竇武子之愚，則詩所謂亦維斯矣者也。是錯之愚，則語所謂古之直者也。若夫柳子厚之愚，則事載方冊，有不可誣者。文章學術為百代所宗，自唐以來論當世大儒，則必稱韓柳而自以為愚可乎。然正元之黨，雖婦人女子皆知其必敗，而柳子獨不悟也。謂之不愚可乎。是數子者，其愚固有等級。公將安處也。以為高柴之愚，則才非不及於道，以為竇武子之愚，則生非不逢於時，以為是錯之愚，則無吳楚之變，以為柳子厚之愚，則無任文之事。某將處公以顏子之愚，則公豈有意乎。公生平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既已自得於心矣。推其緒餘以教諸子，皆卓然有立，其長子太壽以文學知名於時，而公猶以愚自處。此真有意於所謂盛德者歟。傳曰：顏頤之人亦顏之徒。公何辭焉。請

以是為記

拙賦 以下係拙

周茂叔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撤，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拙軒頌

黃魯直

覓巧了不可得，拙從何來。打破砂盆，一問狂子。因此眼開，弄巧成拙。為蛇畫足，何况頭上安頭。屋下架屋，畢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養拙堂記

洪景廬

人必有所養，以直養氣，以蒙養止，以知養恬，以寡慾養心，以靜

養生以義方。養子以善。養民以學。養士以法。制養兵以節。養財  
 養木於山。養禾於田。養牛羊於牢。養鷄於埘。養魚於淵。養龍於  
 江海。養萬物於天地。孫書契以還。亘古往今來之歸理。具是矣。  
 一失所以養。則位養。祿養。勢養。交。敖。侮。養。高。酒。食。養。口。體。養。姦。以  
 誇。養。盜。以。竊。養。虎。以。貽。害。養。莠。以。蠹。穀。養。鼠。以。齧。養。蟻。以。蕃。  
 養。癩。疽。以。戕。身。觀。其。所。養。孰。得。孰。失。蓋。無。待。於。龜。卜。而。燭。烙。  
 獨。未。聞。以。拙。自。養。者。也。今。朱。君。先。覺。以。養。拙。名。堂。吾。誠。不。知。其  
 論。拙。於。用。大。乎。拙。於。作。偽。乎。拙。於。政。乎。拙。於。巧。乎。拙。於。謀。已。乎。  
 拙。於。官。乎。不。龜。手。之。藥。不。免。於。泮。泮。統。夫。固。有。所。不。用。也。與。人  
 無。戰。級。安。事。偽。奉。職。非。追。科。固。不。落。道。州。之。下。考。浮。湛。里。間。聞  
 望。望。若。營。四。海。妻。子。滿。室。竈。突。或。過。中。不。煙。居。官。得。餐。錢。漫。不

作。明。日。計。巧。而。謀。者。若。是。乎。春。秋。五。十。六。階。襦。衣。冠。秩。祿。未。脫  
 小。品。擢。財。從。事。外。臺。居。之。泊。如。稱。意。自。得。豈。所。謂。優。游。以。養。拙  
 亦。頗。有。槩。於。潘。安。仁。者。乎。杜。子。美。之。詩。乎。度。堂。匪。華。靡。養。拙。異  
 考。槃。先。覺。蓋。出。諸。此。既。又。作。詩。五。百。二。十。言。道。所。以。賦。名。之。意  
 予。不。暇。續。也。故。極。引。其。義。而。暢。之。先。覺。其。勉。旃。毋。輕。用。拙。

古詩

詠拙

白居易

所。真。有。巧。拙。不。可。改。者。性。所。賦。有。厚。薄。不。可。移。者。命。我。性。拙。且  
 蠢。我。命。薄。且。屯。問。我。何。以。知。所。知。良。有。因。亦。呼。學。兩。足。學。人。踏  
 紅。塵。從。茲。知。性。拙。不。解。轉。如。輪。亦。曾。奮。六。羽。曼。飛。到。青。雲。從。茲  
 知。命。薄。摧。落。不。遑。巡。慕。貴。而。厭。賤。樂。富。而。惡。貧。同。出。天。地。間。我

豈異於人性命苟如此反則成苦辛以此自安分雖窮每欣欣  
蒼翠為我廬編蓬為我門縫布作袍被種穀充盤殮靜讀古人  
書蘭鈎清渭濱優哉復游哉聊以充吾身

### 女效邪

諛佞

阿附

羣書要語崇信女效回泰誓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究  
我乃劓殄滅之盤庚去其淫忌與其奇袤之民天官阿附有鳥  
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風則葭折而巢壞所託者弱也稷蜂  
不攻社鼠不燠其所託者然也莊子諛佞非愚則諛賈策阿諛  
順旨要領絕嚴光書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詩諸公貴人既志得  
皆樂熟軟媚耳自者不喜蘭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韓文王君

詩句猖狂百恠起冠裾檢回應孟德黠老狐姦言嗾鴻豫坡

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鬢肩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  
直為狂癡陸萬事稱好司馬公山谷

### 古今事實

#### 順旨進讒

周堪張猛為恭顯等所譖元帝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  
能幸稱舉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卿何  
耶興者傾巧士也講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  
州里亦不可也上由是疑之

#### 誤天下蒼生

王衍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

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不覺效邪

唐德宗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清忠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

防其問病 見疾病門

內實狡黠

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貌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詖諧上益信愛之也

教蠱君心

佐士良請老中人與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

乎天子不可令閑暇閑暇必觀書見孺臣減玩好省游幸去屬恩且薄而權輕矣莫若殖貨財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使不得息則萬機在我云 眾再拜

論專乘約

趙憬之入相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為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已而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帝怒形于色憬默然無一言贄罷為太子賓客

為高麗舞

楊再思為宰相阿合取容兄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髮綴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動合

節蒲座鄙笑曰示以姿貌備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  
正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無耻類如此

詞頭醜詆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  
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  
覺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囁勉為之然其中語  
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  
晏元獻公當國子京為翰死晏愛宋之才雅欲且夕相見遂稅  
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啓晏召宋出妓飲酒  
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  
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余醒猶在觀者亦

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亦慨然而去東軒筆錄

言荆公奸

嘉祐初王介甫名始盛輩爰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勸蘇明允  
與之遊而介甫亦願交於明允明允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  
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明允獨不往作  
辨奸一篇以譏之

言荆公奸

呂獻可中丞於熙寧初荆公拜參知政事曰九言其奸每指荆  
公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温公  
初不以為然至荆公虐民亂政公悵然曰呂獻可之先見余不  
及也然明允先生其知荆公又在獻可之前十余年矣豈温公



不見辨好也聞見錄

舐痔見疾病門以下係阿附

問病獨留見疾病門

阿附為累

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太盛以耿種任尚等為瓜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殺之徒皆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憲敗固死獄中

正直所羞

馬融初應大將軍鄧騭辟乃上廣成頌忤鄧氏後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於勢家遂為梁冀草奉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時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

誅卿何面自見天下之人乎

出五侯家

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驩心

能駕馭卿

胥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死者如子嬰壘平生無一事然桓温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温平生輕放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子嬰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子嬰嘉

郭尖

後魏郭景尚遷太尉從事中郎善事權貴時呼為郭尖

海市蜃樓

事文類聚

卷之十九

一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請託如市甲第奢侈李湛曰此海市蜃樓比耳豈長久計耶未幾禍及隋唐遺事

冰山

楊國忠權傾天下進士張彖者方學有大志或勸謁國忠以速榮顯彖曰爾輩謂楊公之勢可倚如泰山耶吾所見乃冰山耳皎白大明誤入必耳後果如其言

向火乞兒

張九齡見朝士趨附陽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溝中矣天寶遺事

嘗糞見疾病門

因巫得相

趙彥昭本以權倖進中宗時有巫趙拔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常衣婦服乘車與妻皆謁其得宰相巫力也為奉溺器

宋之問傳張易之等寵甚之問與閭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詩篇盡之問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

簾外教婢

宋之懸為連州叅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在簾外唱吟自如

不欲冷語

孟蜀時潘在廷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以冷語冰入耳外史構机

身別集 卷之十一 十一 後漢書

一綱打盡

蘇舜欽監秦院因十月賽神會館中同列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王自盜削籍同會者皆坐斥劉謂時宰賈昌朝曰為相公一綱打盡張師正

古佞人 以下係諛佞

裴廉惡來董等紂時佞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東方朔

傳雷開佞人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楚詞注

望塵雅拜見迎送門

蒲座皆悅

王道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許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台州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

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入矣又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也朱子語錄

每言輒佳

司馬徽字德操括囊畏謹有以入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之曰人質疑問君一皆言佳豈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言亦復佳世說

哭貴妃悲見國哀門

果為佞人

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模稜兩端

事文類聚 卷之十一 十二

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位數歲作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模稜持兩端可矣時謂之蘇模稜

代犧禱疾

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求福消災閭朝隱請少室山時為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厚賜然亦鄙其為人易齋笑林

善伎

太曆中荆州有馮希樂者善伎見人家鼠穴亦伎嘗到長林謁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初入縣東見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大虫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

掠食便過

為時相放生

光祿卿鞏申伎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為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皂吏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不閑詩什於是以太籠貯雀鴿詣客次搢笏開籠每二鴿一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侯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之曰或對曰虞侯為縣君割股太卿與丞相放生東軒筆錄

為宰相拂鬚

妄認舅甥

故相魏仁浦在中書陶僕射穀自言出於魏氏遂拜仁浦為舅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九  
每見仁浦望塵輒拜其便佞如此

十三

德壽堂梓

願相公遠佞

王荆公初為叅政因讀晏元獻小詞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  
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耳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為館  
職亦在坐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  
聲不若遠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東軒筆錄荆公與呂惠卿  
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荆公遣人喻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  
應聲曰願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辨奸

王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  
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  
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  
無惠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  
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  
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入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  
收拾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  
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  
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潮此人之至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  
之衣食大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惟其情也哉凡事  
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

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持一子之比也

運命論

李蕭遠

凡希世苟合之士遽際戚施之人俯仰尊貴之類透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吝應之如響以鬪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馬肩其貨賄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推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鑄錢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談汲黯之白首於王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

不知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巧論

元結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巧者為友或曰君友巧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柏為友座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於國君子則友之巧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巧者巧論子能聽乎吾既與巧者相友論求罷巧友相喻曰子羞吾為巧耶巧宗屬於人巧嫁娶於人巧名位於人巧顏色於人甚者則巧權家奴齒以受邪佞巧權家婢類以容媚惑有自富巧貧自貴巧賤於刑巧命命不可得就死巧時就時巧息至死巧金形而終有不可巧者更有甚者巧家僕於僕圍巧性命於臣妾巧宗廟而不敢巧妻子而不

事類彙編 卷之十九 九十五 德壽堂梓

辭有如此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髻荷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跡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耶幸不在山林亦宜具龔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耻庶幾時世始能相容吾子無驕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為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詩話

詩刺姦邪

熙寧初有入自常調上書迎宰相意遂承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此巴鼻便姦邪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

飾偽行范蜀公詠假山詩倏忽平為險分明假奪真後山詩話

詩刺阿附

是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一人以詩嘲之曰早起朱張飲隨賡琴子詩此回休崛強凡事且從宜朱語錄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九

事類彙編 卷之十九 九十五 德壽堂梓





善保千金驅前言戲之耳談辭最詆諧發口如有神荆公

古今事實

晏子使楚

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為無人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爾及嬰坐左右縛人王問何謂者曰齊人坐盜王視嬰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為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為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晏子春秋

淳于髡諷齊

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滿篝汚邪滿車五穀皆孰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壁千雙車馬百駟

優旃諷秦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桎梏者皆苦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我即呼汝汝疾應以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桎梏即即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桎梏者得半相代

優孟諷楚

優孟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優孟曰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曰請為大王以六畜葬之以壘竈為槨銅歷為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

優孟效叔敖 見父執門

智囊

秦樛李子滑稽多智號曰智囊

方朔諷武帝

東方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駟本廐之御馬也

宋儒短人也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上過宋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

臣等上召問朔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宋儒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宋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與其禮

不可用罷之無令索長安米上大笑稱得親近

弟子嘲師 見師生門

折字相嘲

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唱闕澤澤不能答辭綜下行酒

因勸云蜀者何也有大為獨無大為蜀橫月勾身虫入其腹奉

曰不當復論若吳耶徐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若臨萬邦

事文類聚身男集 卷之二十一 天子之都於是象坐喜笑而奉無對

馬失鷄卵

吳諸葛恪字元遜吳太子喞恪曰元遜可食馬失卿使人食鷄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口中狗實

張玄祖八歲齒齧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復何為狗實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 劉昭幼童傳

牽船操櫓相戲

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操櫓劉曰女子何不調機利矜而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裴啓胡語 乞兒乘車

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謂曰君釋褐登宰府二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以祖相譏

晉庾純為河南尹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在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少市井事不耳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充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怒曰賈充天下克克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克克純曰高貴卿公何在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自疏

免官

以名相戲

晉孫盛字放字齊莊年七八歲與父俱從庾亮獵亮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尔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放曰仲尼生知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問曰安國何在答曰庾稚恭家爰客笑曰諸孫太盛有如此兒放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以天相戲

晉張天錫嗣位涼州時符堅疆盛天錫遺從事中郎韓博奉表江左慰曰大舉博有口才大司馬桓温甚稱之當大會温使司

馬刀彘嘲之曰君是韓盧後温笑曰刀以君性韓故相問他自姓刀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為刀也一坐推歎

以藥名戲

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答郝參軍答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公殊有愧色世說

強辯為戲

習鑿齒嘗與孫綽共行性通率好譏調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汝乏沃之居石在後鑿齒曰歎之颺之糠粃在前戲其口吃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為是幾艾鄧答曰鳳  
兮鳳兮故是一鳳世說

肥瘦相戲

沈昭略性狂見王景文子約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  
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大笑曰瘦也勝肥狂又勝癡宋史

以姓為戲

北齊徐之才嘲王昕曰有言則証近天便狂加頸足為馬施角  
尾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答曰  
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配馬則為驢

酒瓶加帽

後魏元孚為太保尚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

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餘一斛瓶上皆加帽欲戲孚見  
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因  
持酒歸周文帝撫掌大笑

戲稱妳母

宋何承天年老為著作佐郎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  
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何言妳母邪

因人加號

宋王玄謨傳孝武狎侮羣臣短長肥瘦各有比擬多鬚謂之美  
顏師伯缺齒號曰齧劉秀之儉各呼為老怪宗靈秀體肥每下  
集會於坐賜器服飲食相係欲其占謝傾陪以為歡玄謨太原  
人受老儉之目嘗為玄謨作四時詩葦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食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雜事類 六 德善堂刊  
鮑醬調秋菜白醃解冬寒

尊名何戲

宋王彧子絢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曰  
可段郁郁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心舅

我獨詐善

張湛矜嚴好禮雖遇妻子若嚴君焉人或謂湛偽詐湛笑曰我  
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

以何姓戲

隋何妥年八歲游國子學助教顧良戲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為  
河水之河妥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為新故之故象咸異之

以柳姓戲

隋柳調為侍御史楊素見調曰柳条通體弱獨搥不須風調正  
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有可取公不應發此言  
素甚奇之

嘲姓麥竇

隋麥鐵杖為汝南太守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  
鐵杖曰麥豈不殊何忽相恠威赧然無以應之

嘲聲大

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大而聲闊李勣謂曰封道弘汝聲斟酌坐  
得即休何須爾許大啓頰錄

以論語戲

隋侯曰機辯敏捷嘗與楊素並馬路旁有槐樹顛顛欲死素曰

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答類錄

姓虞朝愚

陳虞寄年數歲客有候其父遇寄於門嘲之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大慙

口缺日翳

方于瘦而克缺性好侮人嘗與龍佐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于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醬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離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喫酒點醬下人喫酒點醬只見手臂著欄未見口唇開騰撫言

耳大自笑

節度李忠臣因奏對德宗謂曰卿耳長大貴人也忠臣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

徐肺沈脾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食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耶語錄

喜談諧

李濤喜談諧不修邊幅周世家

九百相戲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福急顧吏詭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其右曰此亦九百歸田錄

以鵬賦相戲

楊太年初與客棊石資政中立自外至坐於一隅太年因誦買  
誼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  
對以臆歸田錄

文朝俗忌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為文且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  
下德邁九皇前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  
公以為大笑而易之歸田錄

以猴牛相戲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延賓客一時名  
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二十八幕下王琪  
張元最為上客元體肥大琪目為牛琪最骨立元目為猴二人

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元曰張元觸牆成八字元應聲曰王琪  
碧青呼三聲一坐為之大笑歸田錄

作賦為戲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王沂為第一賦盛行於世其  
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慾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董猶之相假  
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手望春門外驢舞  
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亦著題也歸田錄

時語相呼

盛文肅公豐肌太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踈瘦如削二公皆兩  
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于時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  
晨起盥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單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



兩袖郁然蒲室濃香有實文質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實臭也歸田錄

以姓名戲

章柳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交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各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歸田錄

以姓名相諷

石中立參政滑稽有上官泌郎中勸以慎言對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該聞錄

園外狼

石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主者曰懸官且

破肉五斤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中立曰然吾輩官皆園外狼焉敢望園內獅子乎眾大笑凍水

出令相諷

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赴筵設董酒自如冷揚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兩個古人姓名爭一物沙門曰古人有張良有鄒禹爭一傘良曰良傘禹曰禹傘次公曰古人有許由有晁錯爭一葫蘆由曰由葫蘆錯曰錯葫蘆漢隱

以名相諷

劉放嘲王觀云汝何故見賣觀曰賣汝直甚分文汝放早朝王復戲之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汝放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

以姓名相諷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劉放姓滑稽熙寧中為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放曰要見大象當請南御死馬默為臺官彈奏邠輕薄不為置在文館放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曾布劾其違法反得罪嘉問治事如故放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嘉問字望之 卷游雜錄

譏不見知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荆公公曰好個翰林學士某父以此奉待公曰撫州出杖鼓鞞淮南蒙子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已數世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蒙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視熟而歎曰你早作聲我不棄汝 后山談叢

跌碎石學士

石曼卿善戲謔嘗出御者失鞞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轆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居學士豈不跌碎乎 百家詩

鼻孔陷

世以癩疾鼻陷為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子瞻曰少壯讀書煩知故事孔子常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于路趨捷躍而沐水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避之所謂石童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絕倒 后山叢談

來註轎子

施道民為孫威敏所鯨既而復得為民借小字軍人肩輿而出

曾子固見之曰好一隻來註轎子聞者為絕創志林

鮮書為戲

王介甫多思而善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常與劉貢父食較而問曰孔子不徹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徹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三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歎曰無在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貢父言記之以為後世君子一笑志林

頭閑安帽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鑑求見時華陽薄張唐輔同在客次唐

輔欲撥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鑑置於其首文鑑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幪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古今詩話

嘲縮頭

祖廣行嘗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祖泰軍如從漏屋下來續世說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登臍成山字埋肩不出頭

同列相譏

翟資政公異喜嘲譏初為秘書郎同列多見侮譏時俞尚書巢亦同在省中嘗會飲明自翟自外至抗聲問曰余巢安在眾愕然余亦自失翟徐曰吾聞昨夕餘瀝欲復飲耳眾始大笑他日

或諫止之翟曰同列相嘲戲二館之舊也吾欲修故事耳豈得已哉平日談論喜作才語雖對使令亦然為中書舍人時後省有庖者藝頗精翟亟稱之後更憊怠眾以尤翟翟不得已呼使能責曰汝以刀匕微能數見稱賞而敢疎慢如此使眾人以責膳夫之罪歸汝主於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者竟不辭為柯等語也却掃編

嘲清凉傘

劉子儀三入玉堂望大用頗不憚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解一服清凉散謂兩府方得凉織也詩史

官位相謔

關解子容推官才俊而容止不揚持服中過南徐客次見一緋魚朝士偃坐關揖而問之彼疑關為攬徒因謔關曰太子洗馬高垂魚良久復詢關答以某之官乃是皇后騎牛低釣驚朝士駭曰是何官位關笑曰且欲與君對偶親切 泚宅編

八百不死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管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管六十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蘇長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三  
十猶癡 后山詩話

招飯相謔

文潞公說頃年進士郭震任介皆西蜀豪逸之士一日郭致柬於任曰來日請餐晶飯任不曉厥旨如約以往將日中方具糲飯一盂盧服盪各一盤餘更無別物任曰何謂晶飯郭曰白飯白蘆服白盪豈非晶飯耶任勉強食之而退任一日復致柬於郭曰來日請食晶飯郭亦如約而往迨過日中迄無一物郭問之任答曰昨日已曾上聞郭曰何也任曰飯也毛蘆服也毛盪也毛只此便是晶飯郭大噱而退蜀人至今為口談俗呼無曰毛

杜園熟熟

陳和叔為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驟為贊朴時號熟熟顏回

時孔仲舉對制策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既而被斥和叔曰孔生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聞之曰杜園賈誼好對熟熟顏回

譏趨時好

歐陽永叔在政府以詩寄穎陰隱士常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既而介甫秉政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秩舊治春秋著講解數十卷自謂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盡講其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詔令所在青苗本錢權行倚閣王平甫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倦游錄

嘲爭閑氣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女人而罵曰汝何等草木輒居我上

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紛  
不巳問神能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戶門何暇爭閑氣耶請妙  
搃大士看此一轉語志林

燠糟鄙俚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  
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曰哭則不歌子瞻  
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喻司馬諸孤不得受  
弟子瞻戲曰頤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公孫談圃

以書語戲

呂嘉簡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荆公惑黨人之說  
反以罪三司曾既罷朝請而嘉簡治事如故放聞而歎曰豈意

曾子避庸望之儼然望之嘉問字也

以名相戲

賈黃中為相盧多遜作叅一曰府畿有蝗虫盧曰某聞所有乃  
假蝗虫賈曰亦聞不傷稼但盧多損耳文酒清話

以名相戲

姚峴滑稽姓南仲廉察陝郊峴以宗從見之忽有投刺者云李  
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趨兒  
因錄

戲舉自代

劉放與王介爭舉人用畜字事贖金時雍子方為開封推官戲  
曰據罪名當決臀杖十三放曰吾已入文字云切見雍子方身

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東軒雜錄

屬對相戲

魯宗道直龍圖閣時濟陽公方用事。一日以公事遣其第盤辟之際。丁謂曰。學士拜時衫穿地。應聲答曰。侍中宴處履漫天。時丁有異心神悸膽顛。殆不能支。聖宋摺遺

汗淋學士

王平甫學士家幹鬼碩。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浹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東軒雜錄

坤賦為戲

張九滑稽有門客作坤厚載物賦。與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曰非。講經之坐王即傳法之沙門。東軒

口吃被嘲見古門

文人相嘲見文章門

種胡荽穢語

中晦處士李退夫者為事矯性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胡荽俗傳須主人口誦穢語則茂。退夫撒種密誦曰。未婦之道人倫之性云。不絕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子執餘種曰。木人已曾上聞皇祐中館閣或談話則曰。且撒胡荽一巡。湖山野錄

以論列為戲

元城先生為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先生再三論列不降出。劉貢父為給事中。先生於朝路見之曰。若遲回不坐當率本臺論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謂是暗箭子。

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啓齒先生素嚴毅亦有笑容渙隱

嘲好水利

王荆公好言水利有小人誦曰決梁山湖八百里水以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來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湖則可容矣荆公笑而止予以爲類優海滑稽漆城難為陰室之語故書之聞見錄

嘲狀元

上產錄政和丙申殿試何舉爲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風貌而第二人郭孝友頗古恠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真何郎榜眼真潘郎第二人真郭郎也

試經爲戲

潭州試經童試官舉經頭下句曰三千大千時一闍童誦不通因操南音上請曰覆試官不知下頭有世界耶無世界耶聞者大笑

娶婦行令

村俗娶婦禮夕有秀才曹更鑿人巫者同集行令取本藝聯句曹更先日每日排衙次第立鑿人曰藥酒有溫涼寒燥濕秀才曰夜深娘子早梳粧巫者曰太上老君急急急

就入乞錢

有人家富而慳從弟入京告行不得言與千錢一壺作簡曰筋一條血一壺右件追曾獻上伏惟鐵心肝人留納

歇後語



有頑民因天旱盜穴人水灌田為王者執赴伏罪狀云右某只  
因天亢律呂調功慮田苗字宙洪遂偷某人金生麗致得其人  
寸陰是念某不識始制文今來其認弔民伐一聽本官忠則盡  
戲人性急

有人性實緩冬白共人圍爐見人裳尾為火所燒乃曰有一事  
見之已久欲言之恐君性急不言恐傷君大多然則言之是耶  
不言之是耶人問何事曰火燒君裳遠收衣火滅大怒曰見之  
久何不早道其人曰我言君性急果是乎

一蠃不如一蟬以下係艾子

艾子行於海上見一物圓而扁且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  
蟪蛄也既又見一物圓扁多足曰此何物也曰螳螂也又於後

得一物狀貌皆如前所見而極小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彭越  
也艾子喟然歎曰何一蠃不如一蟬也

求得效方

艾子事齊宣王一日而有憂色宣王恠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  
子屬疾欲謂告念王無與圖事者雖在朝所心實係焉王曰盍  
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頓服其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賜而  
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之故欬然曰卿  
喪子可傷賜卿黃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辱君賜然臣  
將有所求王曰何求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首蓓為饋

齊地多寒春深未華申方立春有村老挈首蓓一筐以饋艾子

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罷即割以餽驢也

噉出四臟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惟以險事休之宜可識一日大飲而噉門人密袖彘腸致噉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二藏猶可活况四臟乎

明年同歲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一媪相與讓路曰媪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鞋楦為核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生乎艾子曰鞋楦乃其核也

好畜古器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一番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恹以為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大公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筆也蓋先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貲悉與之既而又有持巧漆椀一隻曰席與杖皆同時物固未為古也此椀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于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為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甲

宅資用盡去致無所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二器於是披  
哀公之席持大公之杖執舜所作之椀行丐於市曰衣食父母  
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

辯鈴鐸

營丘有士性不通慧每事多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  
曰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  
爲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回避以藉鳴聲相聞  
使預得回避矣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上夜行  
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高巢以糞  
穢狼籍故塔之有鈴所以驚鳥鵲也豈與車駝比耶營丘士曰  
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於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

惟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緇線偶爲木  
枝所維則振翼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營  
丘士曰吾嘗見挽即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  
所維而便尋索也但不知挽即之足用皮乎用絳乎艾子愠而  
答曰挽即乃死者之導也爲死者生前好詰難故鼓鐸而樂其  
已爾

用鴨搏兔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爲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用  
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四十萬邯鄲幾拔艾子問之曰  
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鶻買一鳧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鳧不  
能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于地至三四忽蹶蹶而人語曰我鴨

也殺而食之乃其分奈何加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為鵲可以獵克爾乃鴨耶鳥舉掌而示笑而言曰看我這脚手可以搦得他鬼否

蝦蟇無尾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嶼中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有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尾者斬吾輩也故俱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一首又一首

艾子為詩一日行齊魏間宿道旅夜聞鄰房人曰一首也少間又曰一首也少間又曰一首也此號六十七首艾子意其必詩人

清夜吟詠兼愛其敏思凌晨冠帶候謁少頃一人出乃商賈也厖麤若有疾者艾子深惑之豈有是人而能詩乎抑又不可臆度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辭曰某負販也安知詩為何物再三拒之艾子曰昨夜聞君房中自唱曰一首也須臾又曰又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曰君誤矣昨夜每腹疾暴下尋紙不及因汚其手疾勢不止殆六七汚手故云耳非詩也艾子有慚色問人因戲之曰先生求騷雅乃是大儒

舞曲報德以下係蘇黃滑稽帖

蘇曰杜黃裳少年好行陰德枯骨輒葬之鬼輒報德或獲寶劍或獲藏鱗士有效之者見一枯骨綿袍而葬之恐寒至三更鬼嘯於簷曰秀才會唱涼州伊州否僕是開元中梨園舞旋意待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一  
與秀才舞筍曲破聊以報德

夢大真妃

黃曰有舉子宿馬嵬坡店夢太真他日舉子故投暮而宿此店  
遂夢幡綽

河神所侮

蘇曰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為水神扶出曰公有二百千料  
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陽  
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  
三百錢黃蘗無處消破耳

作藝賦

黃曰范文正公少時作藝賦其藝策句云陶家甕內漚成碧綠

青黃指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益親嘗窮故得藝之妙處

夜卧益薦

蘇曰貧家無閣藁薦與其露足寧且露手君觀五僮有頃刻離  
筆硯者乎至於困睡猶似筆也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每夜何所  
蓋輒答云藁薦嫌其太陋撻而戒之曰後有問者但云蓋被一  
日出見客而薦草挂鬚上兒從後呼曰且除面上被此所謂作  
偏心勞日拙者耶

貧欲學富

黃曰有二士並鄰一溫一寒晝相呼坐閉泉溫士之妻遣兒來  
告曰燭已熟當云何士曰斟酌下水蓋作羊羹也寒士之妻亦  
焉亦遣兒來告曰燭已熟當云何士亦效之曰斟酌下水兒拊

掌曰豈不成馬料耶

槩衣着飯

蘇曰無糊絹以桑柴灰水煮爛更以清水煮脫灰氣細研如粉酒煮麵糊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五十九治風世元此所謂着飯喫衣者也或問飯非可着衣非可喫答云所以着飯不過為窮所以喫衣不過為風正與孫子荆枕流漱石作對或人未喻曰夜寒益藁薦豈非着飯也耶

同前

黃曰治衄血燒錦與茜緇治陰陽燒禪乃喫衣也余在北都太雪中見安通卒數十皆藏麥稍裏出其面乃着飯也

此東坡山谷禮蘭中試筆滑稽也蓋莊周惠子不幸也

相遭者或問二先生語何經見予曰坡谷聞之憑虛公子憑虛公子聞之亡是公亡是公聞之非有先生廬陵

楊萬里書

諱道為說以下係藉川笑林

吳取善

五代時馮瀛王門客講道德經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他名乃曰不敢說非常不敢說何不敢說

雖貫猶同

治本中省試太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甚不平其破頭云昔有太舜潛心至仁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謂曰以尿罐對油筒宜乎黜落

孝經策題

有錢塘葉生為大學官無學識有學士假作無策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韋昭王是何代之王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行在孝既曰夫子沒而又何以有鯉趨而過庭

好占便宜

有人說話好占便宜嘗曰我被益汝被汝既益我既汝若有錢相共使我若無錢使汝錢上山時汝扶我腳下山時我扶汝肩汝有妻時俾我睡我有妻時我共眠汝從此益時我死在汝後我違此誓時汝死在我先

新守宴語

有太守初視事三日大排樂人口號名為報吏民須慶賀災星

退去福星來太守喜問誰所撰對曰本州自來舊例

酒令

有儒道釋更同酒席行令取句語首尾字一曰儒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道士曰道可道非常道釋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吏曰牒伴狀如前謹牒

古今文集

雜著

客難

東方朔

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待久官不過侍郎位不

登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得行，焉身處尊位；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安於覆盂，動猶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黃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鮮朝

楊雄

客朝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去人，網人紀折人之圭，僭人之爵，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歷金門，上

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顧黜而作太玄五千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間。然位不過侍郎，權纔給事，黃門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舟朱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佚土，亡常君國，亡定臣得土者富，失土者貧。今太漢左東海右，浪搜前番，禹後陶塗，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戴纓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嬰嬰與夷。吾且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向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又安得金紫且吾聞之也。攫笏者亡。



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以知玄知默守道之極  
愛靜愛清游神之廷惟寂惟冥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  
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諺矣有作  
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  
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而曹隨  
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填堦雖其人之瞻智哉亦  
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  
可為之時則凶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賓戲 班固

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絃冕之服衣不能擯首尾奮翼  
鱗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嚮震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神默記  
自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波濤  
擿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主人曰若賓之言斯可謂見勢  
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突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  
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鶩當此之時擗朽磨  
鈍鈿刀皆能一斷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  
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朝為榮華夕而憔悴福不盈  
眦禍溢於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而傲君  
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適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方今  
大漢洒掃羣穢夷險其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

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養之如春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魚鳥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讓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岩周望非動於渭濱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冊展無窮之勳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臺榭蓬蒙絕伎於弧矢班輸揮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廁伎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詩話

危語相嘲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危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妻旒旆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浙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自也世說

殺風景詩

李義山雜纂品自數十益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望都監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太漕蔣之奇夜謁公於蔣山嘯唱甚都

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蒲地  
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  
于世西清詩話

以名相戲

陳亞少卿維揚人善詩什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于金山僧  
舍酒酣君謨題詩於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云  
蔡襄無口便能衰聞者絕倒又自為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  
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稜角雖一時諧謔之  
詞然亦有深意青箱雜記

藥名詩

陳郎中亞滑稽嘗為藥名詩有風月前湖夜軒窗坐夏涼不矣

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雨日曝僧云不再若令過半夏定應  
曬作葫蘆也又孔毅父有藥名詩云鄙性賞山野尤其草舍中  
鉤簾陰卷栢障壁坐防風客土依雲實流泉駕木通行當歸老  
矣已逼白頭翁此地龍舒國池隍獸血餘木香多野橋石乳最  
宜魚古在松杉冷旱天麻麥疎題詩非杜若殘賦粉難書詩史

人名詩

或傳一詩謎云佳人伴醉索人扶露出月前白雪履走入綉幃  
尋不見任他風雨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閔四詩人名也  
趣齋閑覽

姓名為謎

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為詩謎如長空雲霧見虹

峴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着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取古人而傳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路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右温彦博也夷堅志

作賦為戲

東坡常冷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人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元祐初士大效東坡頂短簷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王直方詩話

譏其體肥

顧子敦肥偉號顧屠故東坡送行詩有磨刀向猪羊之句以戲之又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寺子敦凭几假寐東坡大書案

上曰顧屠肉案同會皆大笑及以二十人金擲案上子敦驚覺東坡曰且片批四兩來

顧子敦身體魁偉與山谷同在館中夏多晝寢山谷俟其熟寐即於子敦胸腹間寫字子敦苦之一日據案而寢既覺曰爾亦無如我何及還舍夫人詰其背字脫衣觀之乃山谷所題詩乃市井輩用以文苑者東臯雜錄

祥正詩十分

秦少章云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生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分來也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二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志林

嘲面黑詩

題詩嘲肥

楊球喚人面黑詩笑似烏梅裂啼如豆汁流眉間粘帖子已上  
是幪頭 文酒詩話

以姓名為戲

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為贖攀龍只是龍雖然三箇  
耳其奈不成聰崇義答曰莫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

戲作羊詩

書生王勉吟羊詩云頭上兩條阜角項下一撮髭鬚不知是何  
方聖者骨骸裏行撒數珠又作雪詩云上天燒下豆稽灰烏李  
須教做白梅道士變成銀麝栗師姑化作玉茶槌 文酒清話

賀啓諱詞

李源作四廂太保賀啓云伏惟太保纔離五都之中便轉四廂  
之職紫袍穿地牙笏當眉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校之倚舊時  
權馬只是一箇如今喝道約勾十人據此威風下梢須為太尉  
亦宜念舊第一莫打長行 文酒清話

譏諷

羣書要語既微且尫職為亂階巧言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正月  
國狗之瘕無不隘也 汪瘕狂也 左襄十八 梟音不稜 鴟張益熾

古今事實

灌夫罵座

灌夫罵李賢曰平生毀程不直一錢今日乃效兒女曹咕

臺中二狗

曹奩進用丁謐何晏鄧颺等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二狗

譏無氣義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鼈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為鉤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鉤又曰以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氣義丈夫為餌丞相悚然

好面折人

馬子將純負才自任好面折人人敬畏之建炎中呂元直作相子將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見任公可往否子將曰願釣

盲待先去為相公益一宅子秦候揮塵錄

也買脫空

隆興初有胡昉者太言誇誕當國者以為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會以官曾未數年為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顧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阜民在座未趨前云也買脫空胡默然同上

生老病死苦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荆公改新法目為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叅政與荆公爭按問欲與理直不勝疽發背死趙清獻惟聲苦時范忠宣為侍御史皆劾之聞見錄

古今文集

詩話

作詩相譏

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譏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不肥驢謂北人食榆吳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即續之曰共醅分炊飯同罐異煮魚謂南人無義同炊異饌也吳人愧之談藪

狂狷不遜

賈島狂狷行薄執政惡之故不預選裴晉公於興化作池亭島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風起荆棘蒲庭公始知人皆惡其不遜古今詩話

嘲隱士詩

林和靜傲許洞洞作詩嘲之云寺裏撥齋饑老鼠林間咳嗽老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項好客臨門驚縮頭同上

無名子詩

王禹玉丞相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喏喏佞翻王介甫奇奇歆殺宋昭宣嘗言井口難為戲獨坐中書不計年東府自來無土地便應正授不須權其家經府指言張山人作府中追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他大臣張曰某自來多作十六十七字詩看題詩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王直方詩話

作不雅名

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無名子結為一社紀事嘲諷士大夫無  
 間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曰猪鬣關呂惠卿察  
 訪京東呂天資清瘦語話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人呼之曰說  
 法馬留又湊為十字曰說法馬留為察訪社中彌歲不能對一  
 日邵箎因上殿氣泄出知東平邵高鼻卷鬚社人目之曰湊氣  
 獅子仍對曰湊氣獅子作知州惠卿銜之諷部使者發以他事  
 舉社遂為糞粉桐江詩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性行部

讒毀

羣書要語惟截截善論言泰誓尚口乃窮也困浸潤之譖膚受  
 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顏淵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  
 欲脩而秋風敗之淮南子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秦紀流言飛文  
 譁于民間前漢好些毀西漢地理志眾口所毀浮石沉木陸賈  
 新語俗說有美金眾人咸共詆訛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取



煨以見真此為衆口燠金風俗通積毀銷骨鄒陽書積羽沉舟

羣輕折軸史記衆煦漂山聚蚊成雷中山靖王傳女無美惡入

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鄒陽書腹詛凶言仲長統傳有

蜚語為惡言聞上灌夫傳橫被口語揚惲傳街談巷議彈射臧

不剖析毫厘孽肌分理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痂東京賦好議

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馬援傳衆女嫉予之蛾眉兮誣詆謂予

之善淫楚辭豈不陶鬱而思君兮君之門九重猛犬狺狺而近

吠兮關梁閉而不通九辨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楚辭維申申

以詈兮兮終蹇蹇而匪躬權集詆訶萬端旁午構扇柳文身居

下流為謗敷澤雪先生者不忘陵先生者無謫柳答問有無兒

而云益瘦娶孤女而云搗婦翁柳文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柳

文弄口鳴舌百業書抄憂讒畏譏歐集分謗毋令獨家惡聲蘇

秦傳

詩句自從別君來遠出遭巧譖韓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

蟻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韓調張藉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歐

哀哉命不偶母以才得謗蘇謾罵猜謗謾言來詬譏山谷舌

端萬變乘春輝文選利背迎人看不得劉賓客

古今事實

既讒說

帝曰龍朕堅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注壓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

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舜典

四國流言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亦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公孫碩膚亦為几几詩周公攝政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金勝

巧言如簧

巧言刺幽王也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廼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萋斐貝錦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嗚呼後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青蠅刺讒

青蠅刺幽王也管管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同列相譖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為鬼為域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

采芣懼讒

采芣懼讒也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治威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小大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

采芣聽讒

采苓晉獻公好聽讒

假蜂進讒見後母門

何傷日月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者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興廢有命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方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三言成虎

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之乎曰寡人疑矣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遠於市議臣過過三人願王察之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

曾參殺人

秦王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前行甘茂既約魏許之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

曰魯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云其母曰吾子  
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矜下機踰墻而走夫以魯參  
之賢宜其母信之也然二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  
魯參王之信臣又不若魯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二人也臣恐太  
王投矜也標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鞞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  
而臣受鞞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  
拔標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  
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武王崩昭王  
立標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無  
用讒乎

行止皆天

魯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者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  
焉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為也吾之不遇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宰人辨諂

晉文公啖炙有髮繞炙命斬宰人宰人曰臣有死罪者三黑山  
燒炭曾冶起酸金石可銷而不能燒髮臣罪一也臣力可斷犀  
兕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與宰夫共視不如視膳者兩自臣之  
罪三也公悟乃釋之

尚浴辯誣

僖侯湯浴中有礫僖侯曰尚浴黜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  
僖侯召而來誦之曰子何為置礫湯中對曰尚浴黜則臣得代

之是以置礫湯中也

以計加誣

魏王遣楚美人王悅之夫人鄭褒知王悅之也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褒知寡人之所悅其愛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褒既知王以為不妬因謂美人曰王愛子甚矣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必掩其鼻美人從之王謂鄭褒曰美人見寡人必掩其鼻何也對曰似惡聞王之臭王曰悍故令刺之無使逆命矣

謗書盈篋

樂羊為魏文侯將攻中山三年拔之文侯封之靈壽樂羊跪而辭曰臣攻中山有謗臣於大王者謗書盈篋大王終不信之故

臣得拔中山此乃大王之功非臣之功也○一云文侯示之謗書盈篋

因文進讒

楚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平為令衆莫不知每有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平平嫉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愁也騷憂也

因隙進讒

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吳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

烹阿封墨

齊威王即位不理國政數年之間諸侯並侵於是會群臣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取也封之萬家召東阿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守東阿譽言日至然吾使人視東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趙攻鄆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東阿大夫及左右常譽者皆并烹

乍毀乍譽

季布為河東守孝文帝人有言其賢者召欲以為御史大夫或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

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必有人毀臣者夫以一人譽方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上默然慚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盜嫂受金

絳灌等譏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居家時盜其嫂令人護軍而受金願察之

兔死狗烹

有告韓信欲反上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實欲襲信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械至雒陽赦為淮陰侯

進用見忌

天子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

不自而事

武帝初轅固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洪亦徵不自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上書誣告

武帝病篤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與金日磾上官桀桑羊受遺詔輔少帝是時昭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其後桀等與光爭權皆怨恨時燕王且自以昭帝兄懷怨望於是桀等與燕

王謀又共詐令人為王上書光專權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意以致謗

馬援在交趾嘗以意以實能輕身省怨以勝瘴氣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下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後人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還載皆明珠文犀帝愈怒妻孥懼不敢以喪還詣闕請坐其家訴冤書太上然後得歸葬

後宮祝詛

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俄而大幸為婕妤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言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者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

上善其對賜黃金百斤

謗搗婦翁

第五倫字伯魚光武問以政事戲謂倫曰聞卿為吏搗婦翁寧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帝大笑

蜜餞評毒

孫亮出西苑食生梅使左右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糞召問藏吏吏叩頭亮問曰左右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求者不伏侍中刀止張劭啓云二人詞語不同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令破鼠糞燥求者首服亮又使人以銀碗并蓋就藏取交州所獻甘蔗餞使者先恨藏吏以鼠糞投餞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餞器入亮曰器且蓋之無緣有此將所使有恨於汝

乎吏叩頭曰嘗從其求宮中莞席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所使理窮首伏即加髡鞭斥付外署

諸毀莫搖

王猛為符堅輔國將軍在中領選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為甘泉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敢有言

不思及短

北齊崔暹為文襄親遇薦刑部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此皆實事不為癡也

力士進讒



唐王毛仲恃寵不法中使至家稱詔毛仲不甚恭位卑者或倨見恠意即侮慢高力士銜之毛仲嘗生子玄宗命力士授子五品官還問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怒貶死

讒毋墮井

唐白居易為替善大夫宰相不悅俄有言居易毋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貶江州司馬

因詞進讒

上命李龜年持金花歲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篇其略曰可憐飛燕倚新粧高力士終以脫靴為耻異白妃重吟前詞力士曰始謂妃子怨李白入骨髓何乃拳拳於是妃曰何學士

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上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楊妃別傳

以文被譖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太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章數篋以示太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太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太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歸田錄

一網打盡

范富執政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王拱辰等不便其所

為蘇舜欽乃仲淹所薦又娶杜祁公小女少年能文章議論進  
 奏院祠神舜欽循前比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開席會客拱辰  
 諷其屬魚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動搖祁公事下開封府治  
 於是舜欽及劉巽俱坐自盜王洙等與妓女雜坐江休復刀約  
 周延俊延讓又服疹未除差舉併於謗訕周孔坐之左丘舉作傲  
 歌云醉卧北極遺帝扶周公孔氏驅為奴同時斥逐者多知名  
 士世以為過薄秩辰曰吾一舉網盡矣

斬入使狗以下係分謗

韓獻左子公左子將斬入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  
 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左成二年

致書妖尼

于尼為鬼所憑言事或驗馬士庶輻湊事之後以傳言妖教下獄  
 詔差官按之得諸公書自韓魯以下皆有之而文潞獨無上問  
 其故公曰臣但不知耳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溫公日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讒國

沈顏文粹

知佞之讒讒患不知佞之讒讒國故人君弗為意也且曰彼誠  
 佞耶予不過寵一臣彼誠忠邪予不過黜一臣予復天命者天  
 下豈少若人乎奈何拂予心而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  
 而百忠退知忠者寡而佞者眾乎是以宰嚭讒子胥而吳滅趙  
 高讒李斯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斬尚讒屈原而楚懷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囚愚故曰知伎之讒讒忠不知伎之讒讒國悲夫

上居

屈原

朱氏曰上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哀憫當世之人言安邪伎背遠正直故陽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末也而將假著龜以決之遂為此詞發其取舍之端以驚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章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

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貞乎將呶訾栗斯嗶咤嚙儒兒以事婦人乎寧潔廉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膏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九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缶雷鳴謔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康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

弔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竊罪長沙，側聞屈原，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用先生遭世，用極兮，廼厥身鸞鳳，伏竄兮，鳴鴉翱翔，闔草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濁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鈐力為銛，幹葉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駮寒驢兮，騾垂兩耳，服增重兮，彼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大羊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遂續繫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釋言

韓愈

有來謂愈曰：子歛相國詩書乎？鄭細曰：然。曰：有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

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吉甫與裴公

相者，子其慎歟？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相國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必曰：彼傲相國，又傲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今乃知免，既而讒言果不行。

毀

段成式

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眾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遺，頓感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杼，有淫巧乎？言非有乎？

大和新修辯謗略序

李德裕

臣聞行險而言欲上者，非謂謗也，是實之所招也。蹈仁而被誣者，非已所召，是盜之所憎也。夫理身絕嫌，人臣止謗之術，膚受

不納人君辯謗之明然則正者邪之所仇直者曲之所矯有能  
為不才所忌有功為無庸所嫉四者苟立四謗必隨况偽必類  
直佞實似智饒金之口不謀而同唱成雷之收未響而先合以  
羣陰而蔽孤陽以眾比而排獨立結其禍患咸本謗言莫不巧  
中於隱伏之微善成於疑似之際忠賢被之無以自辯亦良可  
哀哉伏惟

皇帝陛下體乾坤簡易之德合日月無私之照視聽自天神明  
其化惡淫哇之亂聽疾紫色之眩目堅其讒說常詠格言臣等  
將順天聰綴緝舊典煥東觀藏書之室得元和辯謗之文辭過  
萬言書成十卷以其廣而寡要繁則易蕪方鏡情偽之源尤資  
詳略之當遂再加研考所以理直賢被誣之狀表前王善鑒之

明實願視則倚衡居則宥坐絕其根柢永杜其來處欲懲之於  
未形鑒之於無象方夏后盤盞之誠批周王玉几之銘測深慮  
遠取為殷鑒使播揚有所消其象美非無以成其文忠臣得納  
其誠武臣得盡其力矣於是徵之周秦單及聖代必及精簡有  
谷箴規特立新編裁成三卷謹繕寫封進臣等上奉宸謀竭其  
鑽仰敢不虔序聖旨冠于篇首云

古詩

君子行

陸士衡

天道夷且險人道險而難休外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  
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撥除滅天道捨塵惑  
孔顏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福鍾恒有非禍集非無端天損  
未易辭人益猶可懼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近情苦自信君

子防未然

梁甫吟

諸葛亮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塚，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 傾陷

羣書要語

驅而納諸罟獲陷筭之中。中庸如怒高而去其梯。孫

排擠英俊

杜欽傳或伎害好陷人於罪。匡衡傳為之機陷媒孽

其短

李陵傳相與排擠。王父偃傳

古今事實

易以薄酒

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主。楚主使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主以趙酒薄，遂圍邯鄲。淮南子

巧於相傾

周堪張猛為恭顯等所譖，元帝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卿何耶與者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之。

醉陷太子

賈石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太子醉

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晉惠紀

上前背約

趙憬之入相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以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為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是贄已而贄與憬約至上前論延齡帝怒形於色憬默然無一言

累及善人

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上怒據諒於庭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長史唐元宗紀

乘時排擯

李德裕為執政引向敏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出鎮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威訟德裕罪德裕因

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太保分司

口蜜腹劍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其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者必有計出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陷以甘言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以計不召

乖崖自成都召為叅知政事既至而腦疽大作不可巾幘乖崖自陳求補外

真宗使軟裹赴朝乖崖曰豈可以臣一人而壞朝廷法制耶乃知杭而疾愈

上聞之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千兩賂使

者還言如故乃不召后山談叢

變乎下石

楊文公億為執政者所忌言事者攻之不已公有謝啓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因疾藜尚變乎而未已青箱記

胥鬼見陷

陳學士貫為首副三司有一胥鬼架點狡獪潛通權倖省中事率以咨之陳聞而不平既來參見嚴顏以待一日會女客使胥幹辦事胥乃携十餘歲女於東華門街插紙標子于女子首曰陳副省請女客令監厨無錢陪備賣此女子要錢若干遂結皇城司密邏者俾潛以聞朝廷將降黜賴幸臣辯解歲終竟罷去倦遊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柳子厚墓誌

韓愈

平居閭里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肉示指天曰涕泣誓死生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若毛髮及眼若不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而救及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顏魯公祠記

唐子西

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陷者命也史臣謂公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陷賊手是未必然公孫洪以神舒相膠西梁與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



以公使李希烈其用意正相類耳然於數君子者終不能有所  
復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邪  
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繆乎

古詩

讀史

白居易

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知巧言構人罪至死人不疑撥蜂殺  
子掩鼻戮寵姬弘恭陷蕭望趙高謀李斯陰德既必報陰禍豈  
虛施人事雖可用天道終難欺明則有刑辟幽則有神祇苟免  
勿私喜鬼得而誅之

新編古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一

